

《甘肅鎮戰守圖略》

盧雪燕

一本兼具美感與軍防的明代邊防圖冊

「修武備，謹邊防，來則御之，去不窮追。」這是明代自太祖以來奉行不渝的邊防思想。為貫徹以守禦為主的國防政策，明人大修長城，建立軍鎮，形成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以長城為骨幹的北疆防禦體系。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明彩繪紙本《甘肅鎮戰守圖略》不但是明廷沿河西走廊以「防」為主體的最佳寫照，也反映出明代濃筆重彩的輿圖繪製風格。

明代〈邊防圖〉的出現

邊防圖（註一）是明代極具特色的圖種之一，它的形成與發展與明朝邊患息息相關。

明人因逐元於朔漠而立國，為防範遏止蒙古人再度南下，自洪武起即積極經營北邊防務，除大修長城，作為屏障以外，還沿著長城東西，創立衛、所，設置邊關，建立軍鎮，逐步形成遼東、宣府、薊州、大同、太原（隆慶以後改

名山西鎮）、延綏（又稱榆林鎮）、寧夏、甘肅、固原（又稱陝西鎮）等連成一邊堅固的國防守備陣線，俗稱「九邊」的防禦體系。當時各鎮、堡、關隘等駐邊官員，為了軍事部署或行政需求，陸續編繪了不少描述該地區邊防態勢的軍用地圖，按期上報，由兵部職方司（註二）統一掌理，成為明代邊防圖出現的濫觴。

明中期以後，由於政治

腐敗及軍事廢弛，已經不能有效地防範蒙古入侵。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的「土木堡之變」，造成英宗被俘，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的「庚戌之變」（註三），京師更是岌岌可危，明軍積弱態勢已然形成，從此蒙古更是年年入寇，禍患無窮。然而隨著北塞國防吃緊，更激增了〈邊防圖〉的出現，除官方持續繪製邊鎮圖呈報戰守策略外，也激



《甘肅鎮戰守圖略》一本兼具美感與軍防的明代邊防圖冊



圖一 《九邊圖論》之〈九邊全圖〉局部
 (明)許論撰 天啟元年(一六二一)吳興閔氏輯刻朱墨印
 《兵垣四編》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起了憂國之士加入討論，私家邊防研究著述紛紛問世，特別在嘉靖、隆慶、萬曆、天啟、崇禎年間，邊鎮志書有蓬勃發展的現象。這些邊鎮志書多半「圖」、「文」並重，圖是「地圖」；文則包含「圖說」、「圖論」、「圖考」等。總體而言，明代的邊防圖，包括了戍守邊陲官員們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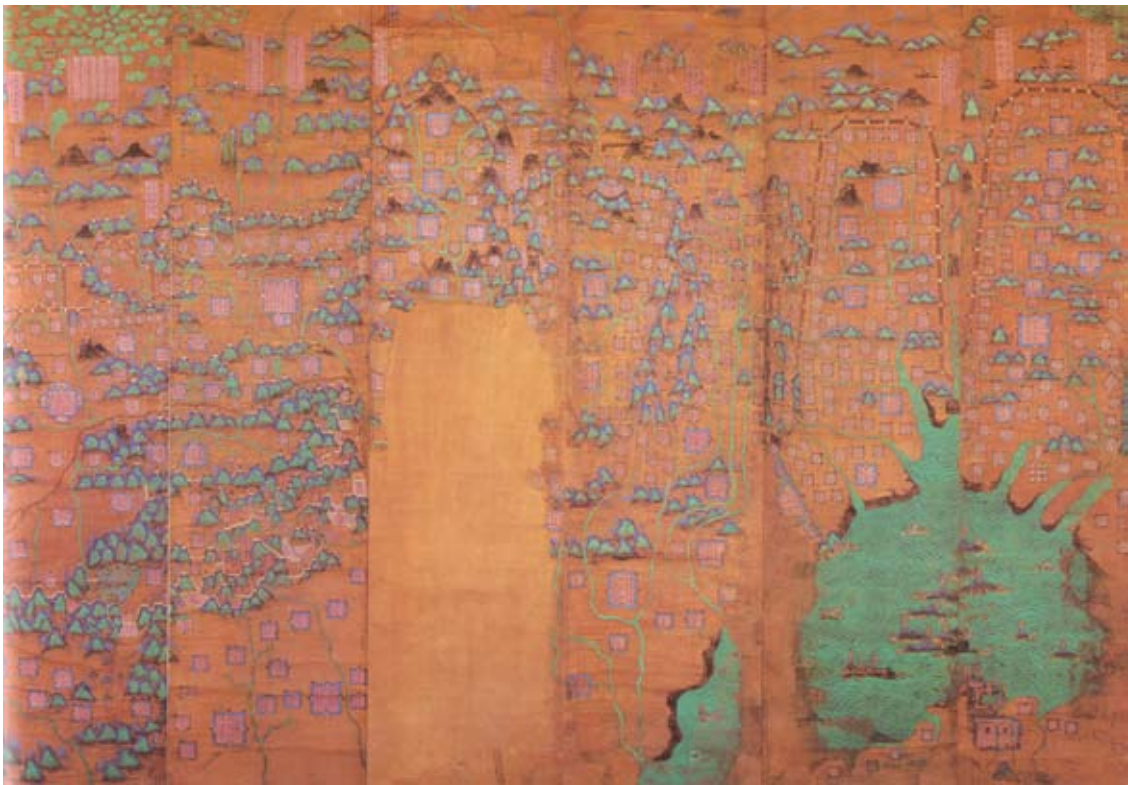
製作的官繪本邊防圖與私家著述的邊域志書。

許論《九邊圖論》

許論(一四九五—一五六六)，字廷議，河南靈寶人，幼從父歷邊境，嘉靖五年(一五二六)進士，十二年(一五三三)調任兵部，任職方司主事。《九邊圖

論》是許論因職務之便編撰的重要國防邊論。依據許論自序，《九邊圖論》是文先圖後，即先撰成〈九邊總論〉、〈遼東論〉、〈薊州論〉、〈宣府論〉、〈大同論〉(三關附)、〈榆林論〉(包括延綏二邊)、〈寧夏論〉、〈甘肅論〉、〈固原論〉等九篇「圖論」，再據之繪製〈九邊全圖〉。〈九邊圖〉，又稱〈九邊全圖〉或〈九邊總圖〉，論與圖結合為《九邊圖論》，書成即進獻明世宗(一五〇七一—一五六六)，並獲得皇帝重視，將《九邊圖論》頒發邊防軍鎮使用。

許論進獻明世宗的《九邊圖論》原書，圖與文都沒能流傳下來。據筆者查考，與原書繪製年代最近的應是現藏北京圖書館的明嘉靖十七年(一五三八)刊本《九邊圖論》，可惜至今筆者無緣親炙。然依據許論後代家藏《九



圖二 《九邊圖》局部
明 嘉靖三十七年至隆慶元年間（1558-1567）絹本彩繪，現藏遼寧省博物館。（本圖翻攝自《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圖版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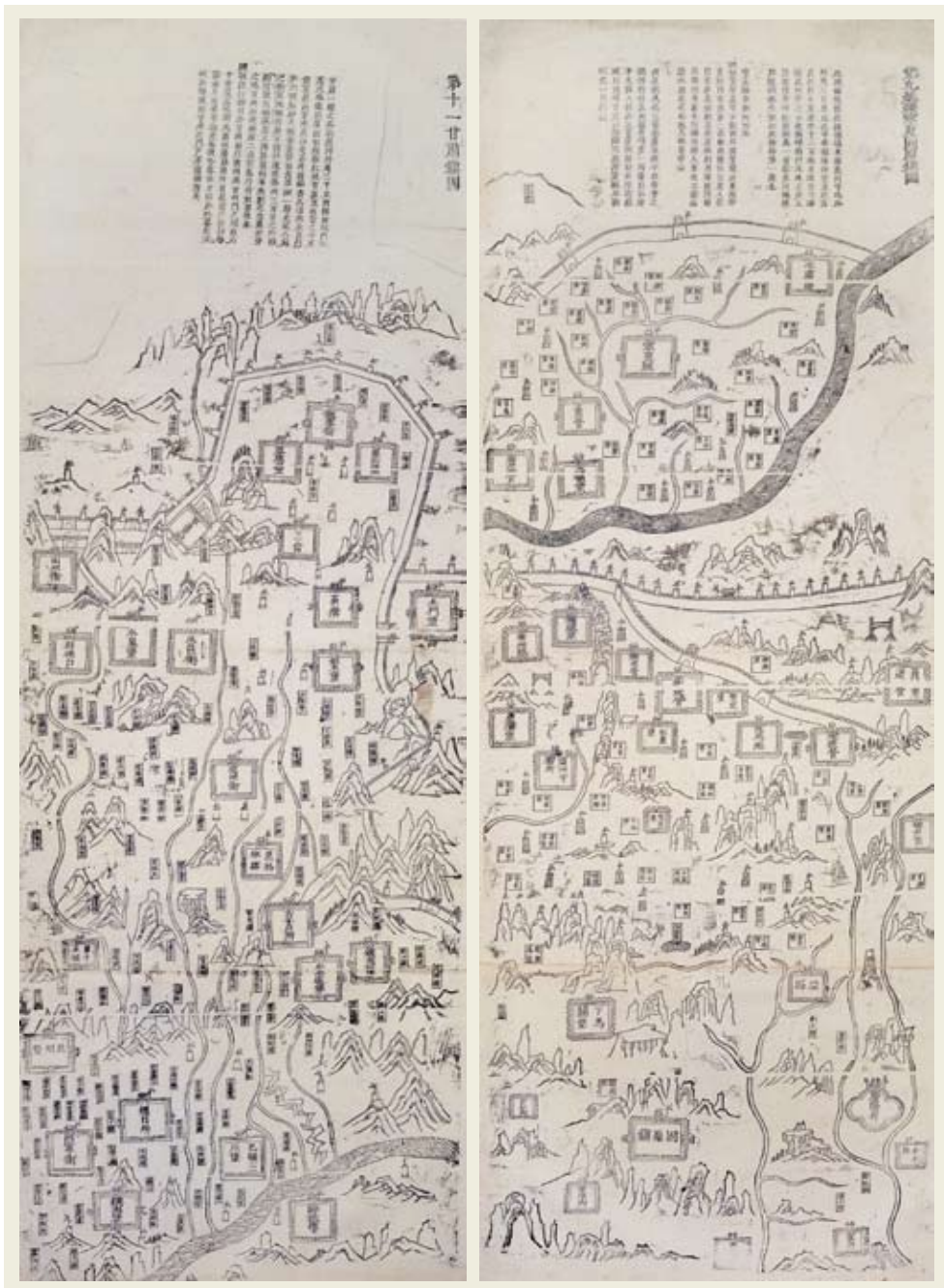
邊圖論》所翻刻的天啟元年（一六二一）吳興閔氏輯刻朱墨印本《兵垣四編》來看，《九邊圖》有二：一是較為簡略，縮刻成單幅的《九邊圖略》；一是內容較為詳細，分十一幅刊刻，連接則總成一幅的《九邊全圖》（圖一）。筆者認為：許論繪製的《九邊圖》原件，應為長卷，因配合印書版面將長卷原圖切割十一幅刊印。筆者這樣主張亦可從存世的兩卷絹本彩繪摹本《九邊圖》得到印證。

這兩卷絹本彩繪摹本《九邊圖》分藏遼寧省博物館與中國歷史博物館，據考均為明代兵部原藏，也都仿摹自許論原圖，繪製的時代亦相差不遠，前者成圖於嘉靖三十七年至隆慶元年間（一五五八—一五六七）；後者則繪製下限不晚於隆慶三年（一五七〇）；兩圖都是十二屏幅組圖，遼寧省博物館所藏圖幅

尺寸較大，色彩也較為濃豔。（圖二）

此外，中國歷史博物館及本院（國立故宮博物院）也各自藏有非直接摹自許論原圖，而是由後人另行編繪的《九邊圖》。歷博館藏所藏為殘卷，彩繪絹本，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兵部職方司郎中申用懋（一五六〇—一六三九）編繪，據申氏題記：重繪《九邊圖》是因為兵部原藏《九邊圖》刻石漫漶不清，況且許論舊圖呈現的情況已與時局不同，過時的《九邊圖》必須「爰訂舊訛，參以近事」重新編繪新圖。本院所藏《九邊圖》，木刻墨印紙本，由十一條幅拼合組成，每條幅橫六〇公分，縱一六六·五公分，繪製者不詳，就圖幅規模與刊刻印製情況論，官刻的可能性較高；再者，圖中「隆慶州」已改稱「延慶州」、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蘭州以北紅水

《甘肅鎮戰守圖略》一本兼具美感與軍防的明代邊防圖冊



圖三 《九邊圖》之第九圖〈延綏寧夏固原鎮圖〉、第十一圖〈甘肅鎮圖〉
明 萬曆二十五年以前木刻墨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河堡新開邊牆已經出現等線
索，推測該圖繪製上限不早於
萬曆二十五年。（圖三）

以上大致是官方繪刻（九
邊圖）長卷的大概情形，至於
私家手繪此卷則極少見，筆

者所知僅有藏於南京博物院
的〈邊鎮地圖〉（或稱〈邊
鎮圖卷〉），紙本、水墨，縱



圖四 《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局部 明 後期紙本彩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陝西行都司甘肅左五衛輿圖》（原名為《甘肅地方圖》） 明 紙本彩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甘肅鎮戰守圖略》一本兼具美感與軍防的明代邊防圖冊



圖六 《陝西鎮戰守圖略》之〈慶陽衛圖〉及圖說明 嘉靖23-24年間紙本彩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三五·八公分，橫一一九·三分，作者黃兆夢（生卒年不詳），圖繪時間當在萬曆三十一至三十三年間（一六〇三—一六〇五）。該圖手法、內容與羅洪先（一五〇四—一五六四）繪製的〈廣輿圖〉較近，內容除九邊外，另包括：雲、貴、川、湘、贛、閩、粵等與少數民族相鄰的軍鎮地區。

綜上不厭其煩地介紹各種不同版本的〈九邊圖〉，主要在說明兩個現象：其一，許論手繪〈九邊圖〉原件傳到隆慶、萬曆初年，可能還留有殘卷，或兵部典藏的〈九邊圖〉刻石尚存，仍能提供參考摹繪新圖；然而到萬曆三十年以後，幾乎已不見蹤影。其二，各地呈送兵部的圖籍必然相當豐富，才能讓許論、申用懋等以任職職方司之便，依據各方匯送的資料繪製涵蓋九邊重鎮

的圖卷；又如魏煥（生卒年不詳，嘉靖八年進士）的《皇明九邊考》與霍冀（一五一六一—一五七五）的《九邊圖說》，都是因為任職職方司，大量運用了兵部所藏，方得成書。

《甘肅鎮戰守圖略》

許論《九邊圖論》的刊行以及明廷的國防需求，帶動了明中葉以後邊防圖籍的編纂刊刻，如前節所述，此不贅論。令筆者感到好奇的是：那些報送明廷，由兵部收藏，並據以彙編總圖的各種邊防形勢圖又在那兒呢？這些出自各駐守邊鎮衛所官員之手的圖籍，應是最直接、最具史料價值的輿圖，卻罕見民間流傳，推其原因可能是：這些邊防性質的輿圖，屬國家最高機密，攸關軍務，密不可洩，外界不得與聞，藏之於兵部密室，隨著朝代更迭，或毀於戰亂烽火，或



圖七 《寧夏鎮戰守圖略》之〈寧夏鎮城圖〉及圖說 明 嘉靖23-24年間紙本彩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繼續入藏後朝內府，民間難窺其堂奧。

本院典藏有五種明代紙本彩繪〈邊防圖〉，應當便是原藏明兵部，入清後入藏內府者，分別為《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一冊、經摺裝）、（圖四）《陝西行都司甘肅肅地方圖》、卷軸）、（圖五）《陝西鎮戰守圖略》（二冊，首冊全，五十七幅；次冊殘存十一幅）、（圖六）《寧夏鎮戰守圖略》（一冊，十九幅）（圖七）以及本文討論的《甘肅鎮戰守圖略》（一冊，三十四幅）（圖八）；這五幅〈邊防圖〉描繪的範圍不出明代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轄境之延綏、固原、甘肅、寧夏等四個軍鎮地區。前兩幅主述明代陝西行都司諸衛所地域；後三種稱為「圖略」的輿圖冊，其尺寸、外觀大致相同，青綾皮

《甘肅鎮戰守圖略》一本兼具美感與軍防的明代邊防圖冊



圖八 《甘肅鎮戰守圖略》之〈涼州圖〉及圖說 明 嘉靖23-24年間紙本彩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書衣，彩繪輿圖，附有圖說，每半頁縱九〇公分，橫五二公分，繪圖人不詳；從《甘肅鎮戰守圖略》封背書「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楊鈞」、「嘉靖貳拾參年貳月貳拾伍日指揮」等字樣，說明是總督三邊軍務楊鈞（生卒年不詳）下令繪送兵部的一套邊防圖。本文以《甘肅鎮戰守圖略》為例，略作說明。

《甘肅鎮戰守圖略》內容包括兩部份，前為圖略，「圖」前「說」後，一圖一說，描述明代甘肅鎮轄區自東向西：包括紅城子堡、莊浪衛、西寧衛、鎮羌驛、古浪千戶所、涼州衛、鎮番衛、永昌衛、山丹衛、甘州鎮、高臺千戶所、鎮夷守禦千戶所以及肅州衛等的軍事防務，共十八頁。「圖」採青綠山水畫法，上北下南，東起蘭州城，西至嘉峪關，標注甘肅鎮內的軍

堡、村堡、驛舖、城邑、長城牆體、隘口、各處墩樓以及河流、山脈、寺廟、泉源等。依山勢高聳、平緩、寬窄、綿延，以青綠色自上而下，由深而淺，描繪出山形走勢；山頂綴以黑點表現林木；河流用雙線鈎勒，著青色，不繪波紋；黃河則上黃彩，另加波紋。軍堡、驛舖、城邑、聚落等用方框表現，依框的大小及單框、雙框以及加繪城門等手法區分規模；框內多塗粉紅色，蘭州城、紅城子堡及莊浪衛等主城則塗紅色，框邊加繪白色城垛，地名注記寫在方框內，道路聯繫的方向、里程注記大城寫在方框內，其餘寫在方框下面。長城邊牆用連續黃色略帶鋸齒狀橫條立面表現，小部分加繪白色牆垛，間或注出邊牆名稱，如「毛家山邊牆」等。墩樓分布極廣，用白色立狀城樓表示，大部分佇立在長城沿



圖九 《甘肅鎮戰守圖略》之〈西域土地人物圖〉局部 明 嘉靖23-24年間紙本彩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線，也有小部分夾雜於軍堡之間。圖說內容主述該地區一般兵員布防事務，並著重說明倘若敵人由某處來襲，應當如何戍守，或教以如何掌握制敵先機；最末介紹該地區的「深峭地方」以及其距城里數等。

《甘肅鎮戰守圖略》的後半部，主要介紹西域土地人物、風俗民情，也是一圖一說，「圖」前「說」後，敘述範圍大致包括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及以西的中亞甚至西亞等地區。題名為〈西域土地人物略〉與〈西域沿革略〉等圖說，分別記錄了西域各地自然和人文景觀，從哈密到「魯迷城」、「西海」等地的道路里程、沿途城寨、關隘、湖泊、山脈、河流、井泉、村莊、墳墓、寺院等，以及當地民族、物產、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生活狀況等等，記載詳細。題名為〈西域土地人物圖〉的繪

圖，繪製手法與前半部同，較特別的是以各種不同裝飾的人物，表明明中葉以前的西域各民族的分布情況。（圖九）

《甘肅鎮戰守圖略》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圖〉及圖說，與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修《陝西通志》卷十〈土地·河套西域〉中的〈西域土地人物略〉和〈西域圖土地人物圖〉極相似，說明了兩者的傳承關係；然仔細比對，圖與圖說仍有些微差異，如《甘肅鎮戰守圖略》〈圖說〉載「墓西二十里為扇馬城」，《陝西通志》作「墓西四十里為扇馬城」；又如圖冊圖說未載：「即我皇明所設赤斤衛處也，迤南二十里為小赤斤，赤斤西百五十里為苦峪城」等。〈西域土地人物圖〉也與《陝西通志》中附圖稍有不同，如「卜隆古兒」城在《陝西通志》作「卜隆吉兒」，城北的人物造



圖十 《陝西通志》卷十〈土地·河套西域〉之「西域土地人物圖」局部
(明)呂柟、馬理纂修 嘉靖二十一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型髮飾也有所不同，《圖略》人物結髮髻，戴回回圓帽；《通志》所繪則較像蒙古古人的裝扮。再者《圖略》的〈西

域沿革略〉較《陝西通志》的〈西域土地內屬略〉詳細。總之，〈西域土地人物略〉和〈西域土地人物圖〉皆是《陝西通志》撰修前已出現的圖卷，筆者認為：《甘肅鎮戰守圖略》載錄的繪製時間雖晚於《陝西通志》，但並非傳抄自《陝西通志》，而是傳承自相同或相似的母本。（圖十）

又依據《甘肅鎮戰守圖略》內「歸德州」未升格為「府」（「歸德州」於嘉靖二十四年升「府」），以及前述《圖略》青綾皮封面內頁所註：嘉靖二十三年字樣，圖冊當繪於嘉靖二十三至二十四年間，與記錄為嘉靖二十一年出版的《陝西通志》實為同時期的作品。

結語

根據記載明代的邊防輿圖極為豐富，可惜保存下來的並不多，傳世者則多屬邊域志

一書以及志書中附刊之木刻輿圖，侷限刊印書籍版面，圖幅較小，內容簡化，不若手繪本圖幅尺寸自由開闊，內容詳盡，手法多元，瑰麗多彩。本文介紹的院藏《甘肅鎮戰守圖略》，便是一部兼具美感與明代邊防的歷史輿圖，可惜這類手繪輿圖能保存到現今的實在相當稀少。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歷史輿圖，多源自清內府所藏，也僅保存了明代邊防圖五種，說明了戰爭離亂對文物的浩劫。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明代邊防圖一般指的是陸地上的北邊邊防圖。
2. 「職方」，古官名，掌輿圖、軍制、城隍、鎮戍、簡練、征討之事，管理地圖檔案便是職方的職責之一。
3. 是年蒙古俺答汗大舉入寇，在古北口京師周圍擄掠近半月而去，史稱「庚戌之變」。